

姜喜

一、

她盼望能白花花乾淨的來，白花花乾淨的死，不沾上胭脂、不沾上別人的眼淚、不沾上一抹血，就要這樣的死。

春天，院子西邊租出去。戲班子搬進來那日，正是農曆十六，昨夜拜拜的大圓桌還在院子裡擺著，紅桌布垂到了地上。一個個衣箱抬進來，是一個光頭漢子搬了，一個瘦伶伶的女人跟在後頭。姜喜隔著窗看，那群戲班女子卻不顯特殊，排成兩行，雙雙對對的走進來。人人只是樸素衣褲，不施脂粉，清清的日光照在她們面上，一個個閨女兒似的，和她無兩樣。唯有那長長晃盪的辮子，是她沒有的，隨著步子搖擺，繫著紅繩子。

姜喜那樣體弱，只十四歲，咳嗽得厲害，不曾上學，姜太太不看戲，亦不許她看。說是出生時辰不好，天生的膽怯，於是給她的床後貼一張金剛像，赤紅怒目，團團火焰燒。她孩子相的臉在那金紅大火裡頭，白生生的，似要融化去。

唱戲的一共九個人，年紀不一，最小的不過和姜喜一般大。她們的屋子和她在同一個院子裡，互相打量著、好奇著。第三日，她們便向她屋裡來。唱戲的女子在她屋子裡，無一把椅子能坐，一個個盤著腿坐在她床邊地上。拿了花露水、香粉、繡花的小手巾送她。姜喜從未見過那樣長的辮子，烏油油的垂在頸後，晃在腰窩，繫著紅繩。她們面容細細，彼此講粗的、野得不著邊際的話，對著她卻是斯斯文文。她們在她房裡端坐，喊她：「姜小姐！」她還那樣小，可她們喊她姜小姐，拉她的手：「姜小姐，我們打擾妳啦。」她們面上搽了粉，可失了日頭，一眼便散，露出了本色，臉面和脖子是雪白的，耳根卻是淺黑的。

戲班子住下了來，白日裡關在屋子裡頭睡覺，上戲時搽上脂粉，往村裡的廟前去，一面走一面四顧，肩膀舒著，下巴高高昂起。她們把世上的顏色和聲音都攜來，哀聲、喪聲、啞聲、恨聲、歡聲，並有那些不能言表的聲音。

春天，嬌滴滴的，白的雨落在人身上，讓唱戲的啞了嗓子，聽戲的沉滯了耳朵。姜喜在房裡躺著，聽見那些女子吊嗓子的聲音，好像把人都給催老。她聽著害怕，夜裡卻夢見那戲聲。她們是聲音，是顏色。

戲子們住著的房間外頭掛著厚棉簾，藏青的顏色、朱紅的顏色。在雨天是藕色、嫩黃色，裡頭有紅棗的甜香味，沉沉的，很腐舊的氣味，又是一股脂粉香、衣料味兒。她們不念佛，卻拜一尊石頭雕的虎爺像，藏在衣箱裡偷偷的帶進來，偷偷的拜。在春日，上戲前穿著戲服，大紅的、深黃的、嫩綠的，在陰暗的房內伏下身子給虎爺像磕頭。虎爺的身上繫著黃緞白滾邊袍子、身下壓著紅紙，上頭寫了她們每個人名字。她們也偷偷帶著姜喜去拜，「虎爺公公，保佑姜小姐，保佑...」，後頭的話從沒說完，她們的臉面在這時是赤紅的、淌著汗，很美麗，炎炎似火，攝人眼目。

房裡卻也像戲台，到處是紅、是多般顏色、氣味，是她所沒有思想過的暖和。唱

戲的人盡在顏色堆裡頭，胭脂紅、藏青、雪色、月黃、春綠、曙色、藕色，浸了雨水，化到她身上。她們身上有紋刺，刺在肩上、膀上、腕上、踝上、頸上、腰窩上，她們的身子總有一處紋著花朵兒，也只有那一處。那九個戲子身上刺著梨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月季、蘭花、菊花、牡丹，或露出來，或隱在衣服底。她漸漸地知道她們身子上分別紋著什麼樣的花，她們湊近她，讓她瞧。姜喜咳嗽起來朦朦朧朧，心思是孩子的、沉迷幻想的。她不問她們為什麼紋那花兒，她們亦不說。

她們佔去她的心地了，使她也盼著喝酒，盼著唱。她們在屋簷下吃飯，躲太陽，站著、蹲著，捧著碗。全卸了妝，目光空落落的望著院子。那些女子除了唱戲，還唱一首怪的歌，一唱就笑。她們散了頭髮在院子裡洗頭時便唱這首歌：西廂縊死鬼，滿坡黃花蝴蝶尾，東廂姑姑鬼，滿坡黃花心不悔。彎著腰在日頭下，那麼濃的頭髮，滿面脹得通紅。她們做事的時候將辮子繞在頸上，夜晚散開髮繩，枕著彼此如墨的頭髮睡。

姜喜還那樣小，羞怯又憂愁，那些戲子愛來逗她，捧了點心在她房裡吃，趁著無人打扮她，很憐惜似地給她畫眉毛、口紅。她們用塗臉的粉墨也替她畫上了花，由頸至胸，由踝至膝。她臥在床鋪上，天花板上是那些顏色在旋動，青紅的，如雲的。

「姜小姐，莫動啊！」素貞摟著她的頭，她們是清香的、是暖的、是諸多的顏色。

姜喜在房裏老是躺著的，她的腳腫，需得躺著。整間屋子素白，只有那金剛畫像赤赤炎炎獨自燃燒。姜太太信佛，不許她們在家飲酒，她們便藏進姜喜屋裡，一罈子黃酒隱在她睡床下。她們來時僅揣一只紅碗在懷中，搗得暖熱，人手相傳。

唱小生的孩子捧著碗湊到她的面前：「姜小姐，我們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」

唱丑的素貞，不知從哪裡得來一頂軍帽，戴在頭上，遮去半邊臉，她的眼睛如虎，紅燭火在裡頭跳，搖搖曳曳的火苗。裝酒的一只紅碗，碗底塗金，她們一個個的眼、眉映在碗裡，蕩在酒裡。

姜喜喝了她們的酒，喉頭、腹肚滾燒起來。

素貞接過碗來，一飲而盡：「姜太太怎麼想的，願意讓我們租著？」

「我大哥秋天要結婚了。」

「怪不得」唱小生的孩子嚷道：「還要了我的金耳環，那可是純的吶！」她吃多了酒，原先枕著人膝蓋似睡非睡，現在倒跳起來。

「別胡說，妳又不戴著，要它做什麼？」唱正旦的秋閑橫她一眼，威嚴得很。那孩子不作聲了，往姜喜的床頭櫃上翻蜜餞吃。

外頭春雷響，遇了雨，院子沙塵揚起來，整個屋子浮動，滿院子開的茉莉花，香馥馥透進來。

熱啊！春天的雨濕的、伴著雷來。一道閃電照亮她們濕的臉、紅通通眼皮，素貞咧著嘴笑。不乾淨的雨落了一地，無家的、有病的，同在春天裡。她們給她講戲文裡的故事，講《天女散花》、《江山美人》、《梁山泊與祝英台》，說生死之交，一碗酒。

汝是風雪，我亦欲作風雪。我們是生死之交，要同棲同息、同飲同食、同生與死。

二、

唱丑的素貞，灼灼的眼睛，薄的嘴，她老是蹲在姜喜床邊，讓她摸那缺了一塊的耳朵，那兒撕開了一個口子，落下紫紅的疤來。

素貞瘦瘦白白臉上長著雀斑，一雙眼睛灼灼地看人，她右耳輪上缺一塊兒，像給人生咬去了，她耳洞也沒有，鐲子、項鏈也不戴，喜歡頭上歪歪戴一頂軍帽，簪一朵紅花在裡頭，赤的花襯著黑的髮。

六月，聘禮終於備齊，大餅、禮香、禮炮、成對的龍鳳喜燭、囍花、四色糖、雙喜巾，一一放在貼了紅紙的盒子裡頭。給新娘子的金飾鎖在姜太太房裡。唱戲的人全去看，唯有素貞不往那裡去。捧一碗白花花豆腐腦進姜喜房裡，和她湊在床上吃，豆腐花上頭灑了花生碎、紅油油辣子、碧瑩瑩韭菜末。素貞吃得顴骨紅、眼珠水水地亮，她骨突突的頸子上滿是汗。姜喜不過吃了幾口，餘下還是素貞吃了，她手向褲腰裡掏，掏出一根菸來捏在指間。

「姜小姐，這麼熱天還蓋被子睡呢。去看看辦聘啊。」

「妳看過了？」

「我不愛看那些。」素貞笑，咬了菸，收碗走了，褲腿飄飄的，像藏青顏色的雲。她身軀上的熱殘在姜喜被子上，觸手是燙的、濕的。

婚禮在六月底，她大哥不言不語在屋子裡，任人擺佈，教他牽新娘的姿勢、拜天地的順序。他十五歲那年給火燒了，半邊的身子都在火中，左眼毀了，腿縮起來，身軀殘弱下去。他會畫畫、能背全唐詩，卻不與人說話，終日在二樓房裡待著，每天早上朗朗唸詩聲傳出來，聲調激越，在空蕩蕩的屋子裡迴盪。人前，卻成了啞巴。戲班子搬了進來，他也視若無睹。大哥有時也往她屋子裡來，那雙濕冷的手拍拍她手，往她床邊坐了，兩人卻一直沉默下去。

姜喜的名字和她大哥的同寫在一張厚的黃紙上，供在佛龕上頭，那是皈依了寺廟裡師父的，做了寄名弟子。除了他們兩個，還有一個用大紅的顏色生生的寫在中央，涂鹿。她大哥常把紙取出，痴痴地看。涂鹿與大哥訂過了婚，大哥喚她表姊，姜喜喊她鹿姊，這一輩子都喊她作鹿姊。

姜喜還是個孩子，細的眼，軟的身子。大哥成親那日，由她去迎了新娘子來。她表姊就坐在透風的院子裡等她，一身的紅，大紅衣裳、金紅繡花鞋、金耳環晃著，她身後陰雲貼了下來，在她未蓋上頭蓋的面上。那金耳環原先在小生懷裡摺著，如今戴在新娘子的耳朵上了。

姜喜牽著她，走過芒草間，濛濛的，霧一樣的芒草把表姊的腳遮去了，她的脊梁很直，手涼似鐵，風吹得緊，姜喜顫了顫，那雪一般的芒草拂在臉面上、耳朵上。

「喜子，我看看妳。」鹿姊自掀了頭蓋，低頭望她，

「鹿姊，別掀，別掀。」

「妳怕什麼？」表姊的腮、嘴、眉梢都是淡的紅，衝她涼涼的笑。

「喜子，咱們緩緩地走。」她折了一枝芒草，叼在嘴裡咬著。

她身上有些異樣的美麗，姜喜不懂得，駭怕卻又喜歡，她行路的步子宛如將軍。那樣無情的的一個人，那樣好看的模樣。

喜宴辦在院子裡，打了幾個大圓桌，請了左鄰右舍、親戚朋友。姜太太給唱戲的

女子們打一桌在角落，她們一個個素著臉，穿的是最尋常的衣服。可她們不能尋常，有的是不唱戲的人所不能長的眼睛，引得吃喜酒的人盡看她們，那麼亮，飽嚙苦楚的眼睛。

新郎官走得那樣緩，歪歪扭扭，有人止不住笑了。大哥白軟的手顫顫巍巍握住了鹿姊的手，拜天地。鹿姊二十四了，比大哥還長三歲。她在喜宴上緩緩的吸一碗黃酒，而噴吶聲嗚嗚咽咽吹在耳朵裡，又睡在了腦袋裡，暖活卻很哀苦。她飲的是浸了蛇皮的烈酒，喝的猛，笑的涼。他們倆眼不對眼，骨頭不能貼著骨頭，注定得互相辜負了。四處是火、是紅，是金色的噴吶招魂似的吹，外頭卻是一片白花花的芒草，鄰家的小孩兒咧著嘴在笑。

新娘子住進來，卻像是銷聲匿跡了一般，靜悄悄地活在二樓。大哥那樣孤獨的活著，連唸詩聲也失去了。鹿姊每隔幾天便走路回娘家去，有時留著吃飯，有時便睡在那兒。大哥不唸詩了，呆坐在姜喜床邊的日子更多了，目光哀苦，手裡捏著那寫了三人名字的黃紙片，吶吶不能言。

大哥死了在七月，失足跌下階梯，磕破了頭，血淌了滿地，月光下赤金顏色，燦燦地發亮。姜太太寺院掛單去了，鹿姊從昨夜便沒回來。姜喜沿著荒荒的芒草路跑，一直到那廟前，紅布遮天戲棚子底下，大紅貼金布幔，似她大哥月光下濕的臉。那些女子們正唱著，五顏六色、妖妖嬈嬈。

喪禮大辦了。其後，鹿姊一個人住在二樓，每天早晨走上芒草道，踏她成親那天走的路回娘家，傍晚才回來。她的臉越發凹陷，身軀卻胖起來，姜太太歡天喜地，說是遺腹子。寄名兒的師父又來，還不取名，只是定下他命運，將來還做佛弟子。

姜喜盼望她的姪兒，生著大哥的臉面、表姊的心，一顆生死如鐵的心。

三、

跟著戲班子來的還有一個女子，三十多歲，貓兒臉、貓兒身、貓兒嗓子、貓兒的意想。她不會說閩南話，亦不唱戲，據說以前曾唱過，後來抽菸把嗓子廢了。她替戲子們買東西、曬被、洗衣服、做一切的雜事。她長著一張清涼的臉，身上乾乾淨淨，無一顆痣，亦無紋刺。早晨，她把戲子們半夜嗑的果殼抖著灑進水溝裡，荔枝殼、桂圓殼、菱角殼，零零落落浮在黑水上。她倚牆曲著腿，望見了姜喜，眯起眼似在笑：「姜小姐，吃桂圓麼？」，她的嗓子也笑了，被菸毒壞了，啞的、濁的。

她和文武場的孫午同住在院子西角，堆乾貨的小房間裡，那漢子渾身紋刺，笛子卻吹得好，戲班的人他忒孤老，凶險的很。這聲孤老在那貓兒臉的女子口中卻叫出了不同的意味。他給那女子煮飯吃，目光陰陰，在夏天裡，他身上的紋刺像油一般，滾燙的，通紅的。他們坐在床上吃稀飯，嘴偎著碗啜，不發一語，兩人的身子離的很遠，腳卻靠得很近，面孔都在陰影裡。他們身上有些很美麗的東西，那樣靜啞、沉默。兩人養一隻白貓，綢緞似皮毛，孫午吃飽了飯，便鎮日捧著那貓摸，又是搓揉，貓的意念就成了人的意念，而他的手那樣漂亮。

唱小生的才十三、四歲，黑皮膚，溜溜一雙大眼睛，寬闊的臉，老天真似的看

人，往西邊的房間逗那白貓，平時懶得梳頭，盡往姜喜房裡來，吃她配中藥的蜜餞。

「妳怎麼不梳頭？老是這樣散散的。」姜喜問她，

「我才不愛美，花枝招展的做什麼。」小生笑了。

「可惜了妳頭髮這麼多，不像我。」

小戲子伸手虛虛攏了一把她頭髮，食指和拇指的圈兒裡空落落的，

「妳別學那小玉。」她突然說，語氣兇起來：「剪短了頭髮將來作女學生去嘛，姜小姐！」

姜喜知道她不喜小玉，不作聲了。

小玉不是唱戲的。唱正旦的秋閑是戲班裡年紀最大的，已經二十七歲了，她不大言語，眼睛和頭髮都像是雲。她養了一個乾女兒，叫小玉，十四、五歲，她隨她生活，替她剝菱角、梳頭。她不像其它收乾女兒的戲子苛待、責打這個女孩兒，她溫溫存存的對她說話，打扮她，她們在院子裡吊嗓，翻起衣袖時那乾女兒的袖口繡的是細密、五彩的蝴蝶。

下陰雨的時候，她們倆關在房間裡，秋閑把頭髮長長的瀉下來，小玉捧著那把頭髮，很愛惜的，用梳子沾了髮油慢慢地梳。姜喜愛在窗外看她們梳頭，那髮油晃晃亮亮著，她們不點燈，屋內半明半暗，多是紅色的。她見到那乾女兒的手，很細緻的挑開頭髮，分成一縷一縷，漸次的梳，秋閑對著鏡子，看她的手、臉。她頸後刺的是一朵蘭花，極濃的顏色，而她的頸子是月色一樣的白。

她們的臉上有一種歡喜，不會出現在日頭下，暖和的、無猜疑的歡喜。姜喜畢生在期待著這種歡喜。

小玉的頭髮留得很長，天天用杏黃色的髮帶束起來，綁成兩條辮子或盤在頭頂，平日也抹粉，嘴搽得紅艷艷的，穿一件嫩綠色洋裝。除了給小旦梳頭、隨她吊嗓子，她最愛做的事是給她們拜的那尊虎將軍上油，隔三日上一次油，用手慢慢摩擦，在暗的屋裡，她的雙手同眼睛全像是油亮亮的火苗。

秋閑拿自己的私錢給她買零嘴吃，杏仁、蜜餞、糖蓮子、紅棗、龍眼。小玉吃著玩兒，她身上一股甜浸浸的暖香，她躺在她乾娘的繡花被上，數她的首飾，上戲的金釵、玉珮、絨花兒、鍍了層銀的耳環。她一件件地擺、一個個地摩擦，她的指頭和隨便坦開的孩子的胸都是暗紅的。她們去唱戲的時候，小玉趴在秋閑的床上，嘴裡嚼著紅棗，望外頭的雨，望到了姜喜便衝她笑，她不和她說話，也不叫她進去，只是望望她，再望望雨，吃吃地笑。

小玉不會唱，也不愛唱，她吊嗓的聲音淒厲如哭，她歪著身子懶在她乾娘身上，「乾娘，我們不練了好不好？」秋閑不罵她，也不去哄她，自顧自的練。那練又和平時不同，平時她在練，無論走步、吊嗓，那雙眼睛時常一瞟，順到小玉的臉上去，今日卻不去看她了。待小玉又纏上去，她只沉沉地說：「妳說要和我一起上戲，是騙我？」於是小玉仍去練，簡直是歡喜地去練，她存著一顆討好的心、乖順的臉面，走在她乾娘身後，她們倆地步伐、那走路的姿態，姜喜至死也忘不了，至死也不能夠對別人說。

秋閑瞟小玉的瞟並不是戲台上那種媚氣的、勾引人的瞟，是很輕卻沉沉的，藏著

眼神的瞟。只一瞟，就掠開，那小玉的臉卻和平時不同了，只一瞟，她就漂亮了起來，她的眼珠子就轉起來，不分時候、不管場合，她就要喊：「乾娘！」其他唱戲的女子私下都說小玉有點兒賤，她那聲嬌滴滴地喊觸怒了她們，但她們談起小玉又像是很歡喜，老是笑著，像是佩服她那聲不合時宜的乾娘。

夏天，戲唱得熱鬧，小玉無人管著，成天往外逛。唱溺在了河裡。那條河很小，很疏，從來沒有淹死過人，小玉的腳腕上割開了一條很大的口子，衣服給人扯破了。是孫午看見一頭姑娘似的烏軟軟的髮浮在藻荇間，用青棉被包裹了她，抱回屋子裡，就放在佛龕前。

秋閑恨上了他，沒有緣由、不顧情面的。

秋末，日子還那樣熱，戲班練起新戲，學了人家唱京劇。秋閑扮起來，紅炎炎的胭脂繞著眼圈，掃上眉梢眼角，臉面是慘白的，一直塗上脖子。戲台上的掛布從不洗的，散出很舊的氣味，拂上人的臉面、脖頸就要起癬似的紅癢。秋閑在台上唱，天陰，似要落雨，她跌在黃幡上，頭上的金釵把布割裂開了。她聲音怨又涼，尖嗓拔的那樣高，她的衣服在水中，人也在水中了。她的面色陰紅陰紅，眼珠卻黑白分明，瞟在落雨中。她在哭她的小玉，她的小玉沒了，再也摸不著了。

小玉葬在院子外頭，穿著那身嫩綠衣裳。

戲班收了幾個新的女孩子，都是外省的，年紀十一、二歲。她們在家鄉是練京劇的，一張嘴平時也塗的紅豔豔，她們坐在院子裡給彼此編麻花辮，夜裡，她們在姜喜睡覺的牆外哭，抽抽咽咽，她看見她們很細的踝骨和紅紅的嘴。新來的小花旦蹭著牆哭，她身上青青紅紅是被掐出來的痕跡，她用她家鄉話對著牆角罵、咒。

「賊婦，不得好死！」她的嗓子也細細的，同她的人一般，那樣的哀愁。

世間再也沒有小玉。

四、

每年十月，和尚便要來誦經，一行五個，在家裡住下了，直到十五，每天有法事。又要渡她大哥的幽魂，燒金紙、超祖先，那枉死的、未嫁的，有種種悲哀怨苦的。那群和尚中有一個叫慧師父的，蘇州人，是秋閑的同鄉，小時候曾一同練過戲。他的嗓子特別亮、又透，走路時拂起袖子，擺著走去。他生的俊，唱戲的女子都喜看他。他眼睛細長，陰沉沉的，像盤著蛇。唱經時，眼珠常止不住的便要轉，汪汪地亮，轉出了一股嫵媚來。

不唸經的時候，慧師父獨自在院子裡，一把扇子扇著。那扇子上畫著一隻紅蠍，琵琶形狀，赤紅赤紅，漆黑的眼，扇在他那很白的皮肉上，那蠍子像是從他骨頭裡爬出來的。慧師父能看手相，他給那些小戲子們看，鹿姊也湊上去讓他瞧。她肚子還未顯，臉卻不再凹，塗起脂粉，穿一身黃底紫花洋裝，竟又美麗起來。慧師父垂眼看她

掌中央，一點赤紅如血痣，輕輕問她：「妳看什麼呀？」

「你看看我的孩子怎麼樣。」

他突地抬起臉來，睜大了眼：「好孩子，是好孩子啊。」

鹿姊不置可否，笑笑走去，目光又那樣涼薄了。

年紀小的戲子們，圍著他在藤花架子下，一雙雙攤開來的手，孩子的掌心，白軟的、紅炎炎的、黃瘦的。慧師父的手隱在僧袍裡，攥著，攥著。素貞不愛看慧師父，亦不去看手相，自個兒蹲在院子裡燒肉。姜喜裹著棉衣待在一旁，看她一雙長筷子一面煮一面從鍋子裡揀了碎肉吃。她頭髮散著，褲腿一直捲到膝蓋上頭，整個人在日頭下，亮的、熱的。唱小生的孩子給秋閑罵了一回，氣忿忿由前頭來了，奪過素貞筷子，便向鍋裡揀了最大塊肉一口吃了，惡狠狠地嚼。

「姜小姐，來吃！」素貞喊她。

「我這個月吃素的。」姜喜攏著手肘看她。

「傻子，姜小姐。妳家道士和尚晚上往外頭吃肉的，獨獨妳這樣。」素貞攏著她頭：

「傻子，妳怎麼病的這樣瘦。」

她胸膛上是黃酒、脂粉、盛夏的汗味，活潑潑、跳的一顆心。

慧師父，一張瘦的臉，灑灑滴滴的目光。他在僧袍裡簪紅花，透著日頭，薄薄的赤色。唱經的聲音特別的亮，結手印的姿態柔柔軟軟。慧師父活在台上了，下了戲台連走路都要打顫。他們這樣的人，為人輕賤，一聲戲子怎抵得過師父呢？可他們懷著苦意去癡心，寧可日日唱戲，用眼角與人磨蹭了，把嗓子飄的虛了，勝過坐困佛前。他望人笑著，尤其喜歡小孩子，幾個年紀小的小戲子圍著他，像從他僧袍裡抖落出的寒鴉。他是個陰陰柔柔的人，說話的嗓子難以聽見，身上常有傷，是被那些老和尚打出來的。心裡躲著鬼，在日頭下，便裊裊地化散開。

雷非雷，人非人，難死難活。

小生見過慧師父簪花，她喊他和尚，她說和尚、師父，你簪的甚麼花，香麼？慧師父給她也簪花，顫著嗓子和她說話，她說，師父你聲音為什麼這樣抖？她在床上把那朵花摘下來，紫茉莉，壓扁了藏進枕頭裡。

慧師父帶走了唱小生的小戲子。第二天早上，和尚們要熱水泡茶時無人使喚，這才發現的。十五的晚上，他們給彼此頭上簪了紅花，慧師父一把火燒了僧袍。攜手而行，他們的脊梁骨是歪的，走起路來很哀戚似的搖擺。十五的月亮把他們的身子照的瘦了，小戲子通紅的衣服，蓬雲般的頭髮，在黑暗中跳動著走遠。他早看過這孩子的掌心，鏤著一條橫斜的深紋，和他的沒有兩樣，掌心裡長著造孽的根。他們慣了的是，不用身軀，只用嗓子、眼神，和人耳鬢廝磨。慧師父亦有癡心，不向佛，只向著戲。和尚們一面罵，說戲子狐媚，勾引出家人，下十八層地獄。一面受了禮、吃足飯菜，自回寺廟去了。

新來的小戲子們在房子裡唱家鄉的歌，採了茉莉花別得滿頭滿身，嘻嘻哈哈笑作一團。秋閑又蹲在院子角燒金紙，一面燒一面喃喃自語，她褲腳髒兮兮拖在地上，頭

髮胡亂綁著。她看上去老了，可枉死的紅色，癡癡望望等在門外。

世間是笑，苦苦地笑、癡心的笑、懷恨的笑、深情的笑、癡狂的笑，世間讓人笑，把喉頭笑壞了也不後悔。

五、

冬天了，那遍地銀白芒草枯下去，存了細枝子孤孤在風中。戲班子照樣唱戲，素貞有時也上去唱小生，可唯有扮丑的時候她的面上才顯出光采，才生動起來。素貞在她房裡畫臉，一面鏡子照著，鼻心塗一塊白粉，一張清秀的臉變了本色，荒唐起來，眼珠子靈靈地轉。

素貞在她房裡老是瞪著那怒目金剛瞧：「那麼凶，為什麼掛在房裡，也不怕嚇著妳。」

「那是嚇惡鬼的，不嚇我。」

素貞便笑：「那我可是個鬼了！」

唱丑角的人，心思又與別人不同，一股靈動活潑在心內，能把哀作樂，令哭的歡喜起來。素貞長得清秀，原先是要她唱小生的，她不願意，非要扮丑，不成便要往別處唱去，這才做成了丑角。她自有主張，性格孤直，連那年紀最大，很威嚴的秋閑都得讓著她。她老是高高束著頭髮，尋常不綁辮子，往芒草間去閒逛，日頭照得她面色很好，藏青的衣褲給風吹得鼓鼓蓬蓬。素貞能唱、能演、能飲烈的酒，卻不耐煩拉琴，不愛與其他戲班女子講那細碎綿綿的話，不喜與人貼心。

她身上兩處刺青。

下了戲，她拿了戲臺上紅燈籠要給姜喜玩兒，戲服都未脫、渾身是汗，見姜喜不在，便自顧自脫了衣服擦汗。姜喜由佛堂回來，見到她赤著的腰背，腰窩處刺了一顆虎頭，怒目青牙，鬚毛皆是大紅顏色，比那金剛像更紅更艷，自個兒便是火，再不要周圍烈火來燒。

戲照樣唱，但流言蜚語、人言可畏，鄉下人全信佛，說到唱戲的小丫頭拐了年輕師父走上歪路，個個義憤填膺。有人喝倒彩，戲棚子給人扔了爛菜葉。

戲班子不大吊嗓子了，各自出門，有的徹夜不歸。素貞老是吃菸，蹲在屋簷下，目眯眯的，五官鬆弛下來。她菸吃得凶，不怕壞了嗓子，用拇指和食指捏著，很珍惜似的吃。

姜喜打開窗喊她：「素貞，妳進來，進來吃。」

素貞笑道：「噲得很，做什麼呢！」

「妳來我旁邊吃吧，我有話說！」

素貞於是蹲在她床腳下，笑嘻嘻望她，顫顫巍巍吐出一口菸來。

姜喜卻靜下來，素貞也不在意，仍是蹲著吃菸。她那瘦的臉早早衰老了，眼角細細碎碎銀白紋路。

她吃完那支菸，拍著腿站起來，說：「姜小姐，我走啦！」

她邁出門檻，脊背鬆鬆的，肩舒著，步子逍遙自在。日頭照在面上，像一簇火，成全

了她性命。

院子不願租了，秋閑同姜太太談了話，定下日子，恩斷義絕。秋閑不唱了，剪了長辮子，扔進溺死小玉的河裡。從此非男非女，飄盪在世間。其餘人也不大願意唱了，連那嬌滴滴的小花旦都把頭髮剪得那樣短，她的頸子細如芒草莖，走起路來像是要斷。

小雪那日，天氣還那樣暖，姜喜見鹿姊大著肚子，靠在門框上嗑瓜子，瓜子殼雪花似的落了一地，沾在她的金紅繡花鞋上，目光陰煞煞地，見姜喜看她，便說：「喜子，別怕我，我最疼妳的。」

「鹿姊，妳的金耳環呢？」

「早收著了。」她笑著，又唾一個殼兒落地。

再見到素貞是再三天後，她一張單薄的臉，尖的耳朵。她湊近姜喜，在院子裡，在廊下，她的面目在雨中是梔子色。

「姜小姐，我還是要唱的。」她的眼珠子是沸水，灼灼看人。

「姜小姐，我不在乎人把我看的賤了！」

「姜小姐，我從不覺得自己不如人。」

她對她說過很多的話，其中有些飽含真情的，可她只記得這三句了，再也想不起來，再也不能記了。

小生走了、戲班子散了。西角住著的男女早搬走了，連同那玉似的白貓兒。戲班子走的前一晚，天又落雨。懷著情義，她們心愛的虎將軍，那小玉用手日夜磨蹭過的虎爺，裹在紅布裡，捧給了姜喜。她病的很瘦，像個孩子，再也長不了了。

虎爺像放在姜喜床前，紅布觸著她腳尖。她們最後再向祂磕了三個頭，姜喜卻覺得那頭磕在了自個兒身上，一個個碰頭，要折了她壽命。

素貞湊近她：「姜小姐，我們走啦，妳快好起來！」

「素貞，妳帶我走吧」

「傻子，姜小姐。」她的嘴破了，衝她笑：「我捨不得妳。」

她頭髮也剪了，再也沒有晃的一頭馬尾，黑似墨、亮如水的頭髮。素貞戴了那軍帽，眼望不明白了，成了別人的臉面。世間只有一張張臉，渴望貼著別人的臉，去哭、去愛。那瘦瘦白白的素貞卻成了一個男人，要去吃別處的菸、喝別處的酒，頭上再也不戴花。

戲班子走的那日，冷透了的灰給風雨吹開來，一直貼上了人面，那是小旦悄悄在院子角給小玉燒的金紙。雪一般的，黏在髮絲耳朵上，人心種種渴望，不能降伏。她們走在夜裡，聲悄悄，如同她們來時，成雙成對的走。

姜喜出不了門了。那怒目金剛仍貼著，給風吹鼓，白牆、紅畫像，一團火燒，滅不了，她在那火中，團團赤紅沈醉的火。她咳了三日，老見到火，不辨五色，看碧成朱。

世間，不能看、不能往，不能溫溫存存的愛人，亦不能如癡如狂的憎人。世間沒有小玉、沒有素貞、沒有了哀怨的嗓子、沒有顏色，只有日頭空落落的照。

姜喜死在了冬天，沒有見過她的姪兒，不知道他生著誰人的心肝，誰人的眼。夏天，姜家的小寡婦隨著她娘家人跑了，那出生不過半個月的龍鳳胎，一個在她懷裡，

一個由男的抱著，那男的赤紅臉龐，昂首闊步地走，耳朵上金墜子隨著步子晃。